

短評：一、光明與黑暗 二、拿出宗教精神 三、「和」與「戰」

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

張東蓀

論左與右與中又補

白旭

日本憲法諸問題

侯北人

是否履行「政治解決」諾言的考驗

毅生

從君主轉向共和的義大利

蘇生

民主世界的污點——佛朗哥的西班牙

崔寬

期待蘇聯

國超譯

上次巴黎四外長會議：狠話，驚魄！

國超譯

再生

第一一八期

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短評

一 光明與黑暗

最近和平日報上有一篇社論，其中有一句說：中國現在是光明前的黑暗，代表黑暗勢力的便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現在是在暗無天日的痛苦深淵中。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至於這黑暗是不是光明前的黑暗，則尚有待於將來的事實的證據。不過說這話沒有什麼問題。我們自家肉眼短視，不能斷定人家沒有一雙洞燭幾先的智慧和眼，即使和平日報的記者無所見於將來，說這一句話是出於他的希望，希望今天的黑暗是光明前的黑暗，其心無他，其言亦無害。至於說代表黑暗勢力的完全是中國共產黨，不免出語無分，且有大害，希望今後不再有這樣論調。

如果說共產黨完全是代表的黑暗勢力，則二十年來，和共產黨站在勢不兩立的地位的國民黨，完全是代表的光明勢力了。「完全」二字總該有點小問題，請你們自己想一想。

光明與黑暗不兩立，光明所到之處，則黑暗消失，此乃不易之理，但是，事實上，國民黨執政的時間愈久，則共產黨的勢力愈大。在一般人心裏，都認為：國民黨的政治，高車駟馬的一批反共專家，實際上，都是培養共產黨的溫床。假如共產黨，真如和平日報記者所說，完全是代表黑暗勢力，則國民黨，其黑暗勢力之母乎！

國民黨各方面宣傳技術的低能，殊令人驚異，千篇一律的，都是「夏姬自表貞節」式的說話。但是，你還不能對牠稍有微詞，假使稍有微詞，

你不是共產黨，便是共產黨的尾巴，悠悠蒼天，彼何人哉。（宗）

二 拿出宗教精神

今天全國上下的人都該拿出宗教的精神來。「宗教」，在這裏，是取其廣泛的意義。不必是閉門念佛，不必是到禮拜堂禱告上帝。

居上位者假如能有一點宗教的精神，應該想到，這二十年來，福是你們享的，災禍是人民當的。想到這一點時，必然會減少自己敘述自己光榮歷史的勇氣，減少自己丑表功的勇氣。更進一步，如能自己感覺到無地可以自容，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兒孫，要把自己擊得粉碎，國事便有商量處了。

老百姓的願望是卑微的，自知做了現代的中國人，吃苦是本分，祇希望有一個安定與和平的局面下，苦做，將來或有個出頭的日子，居上位者，假如稍稍發出一點宗教的精神，怎樣也得滿足他們這個卑微的願望。

今天凡有知識者，皆有言責，得其言，不得其言，都不得放棄他的神聖責任。當然，今天說話是困難的，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高車駟馬的大人先生的言論都是荒謬離奇；權位念重，勢利情多，不知民族國家為何物。正因為如此，有知識者，愈不得放棄其神聖責任，以不憂不懼的精神和慮善良人民的意願周旋到底。（村）

三 「和」與「戰」

本刊本期與讀者見面時，正是東北十五天停戰期滿的這一天！這十五天中是中國政治上最緊

張的一個時期。國共雙方差不多都把牌攤了出來！能够協議，則「和」，不能夠協議，則「戰」。在「和」「戰」之間，又有所謂「拖」。為了避免中國的崩潰和混亂，當然不能「戰」，亦不能「拖」。「戰」和「拖」，都能使中國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所以，惟一允許走的路子是「和」。然而「和」，第一要看國共雙方是否具有互讓的誠意而定。如果沒有這誠意，而大家互相猜忌，互相欺詐，即使勉強求得了「和」，這「和」也是不鞏固的！

第二要看國共雙方是否具有實施民主的決心。如果沒有這決心，而大家以民主為口頭禪，而偷牌換牌地實行專政，即使勉強求得了「和」，這「和」也是將來的火禍根！

老實說，國共有互讓的誠意，有了實施民主的決心，決沒有不「和」的道理。政治民主化，政權本來是屬於人民的，主權本來也是屬於人民的，那末，還爭什麼接收「主權」和承認不承認地方民主政府？軍隊國家化，任何政黨不能私有軍隊，那末，還爭什麼整軍比例和駐防地點？以上不過是舉一二個例而已，其他可以類推。

不過，國民黨是在朝黨，過去去實行的又是一黨治國，近來的種種措施，又大多不滿意人，所以我們總認為牠所負的責任較多，而應該「以身作則」，自己先拿出互讓的誠意和實施民主的決心來。

「和」了，皆大歡喜。萬一不幸「戰」了，在人民的眼睛裏，未見得政府和國民黨不負一些責任！更何況蔣主席曾經說過，這是政治問題，政府應盡其力量，求得政治的解決！（毅）

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

五月二十二日在天津青年會演講稿

張東蓀

今天我要提出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和大家討論。所謂中間性有兩重意義，第一是就思想的本質而言，從全世界來分別的，第二是就黨派的分野而言，只限於中國目前的實況，前者屬於國際，後者屬於國內，前者是說在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我們想求得一個折衷方案，其國際的關係便是由於美國採取資本主義而俄國則以共產主義來立國，我們今天不僅在思想上必須設法調和這兩個主義，並在國際關係的外交方針上亦必須設法調和這兩個不同主義的國家，後者是指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應有一個第三者的政治勢力而言，這個第三者在其主張上與政治路線上必須是恰好在他們二者的中間。

這兩重中間的意思亦可以會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所謂中間性是一個雙關語，這個雙關語當然於其背後有一個雙關的涵義，不過却又必須聲明：這個雙關的涵義並不十分恰當。詳言之，即我們不能以為國民黨是以資本主義為其政綱；共產黨在現在就奉行共產主義，所以在國共之中間絕對不等於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中間。

我所要說的依然是偏在前一方面，就是調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此我願意說出在七年前所做的一篇舊文章。那時正是南京淪陷以後，政府遷到漢口，我在燕京大學教書，燕京雖在淪陷的北平開了學，我却潛赴漢口。我那時挾着滿腔熱血，希望將我所想到的這番意見直接向政府陳述。我先把這個意見告訴友人，友人乃對我說，現在的國共合作並不是建立於誠意真心之上，這一番意見不見得會被採納，我於是大掃興而返。迨我回到燕京以後，又把這一番意見講給一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他大為贊成，請我詳細寫出來，願意負責設法一方面送至延安，一方面送到重慶。同時我更求他再一分投到重慶再生雜誌使其登出，我的目的還是在能呈將先生一閱。這篇文章確實送到重慶了，因為我知道有人見到王凡生先生，

他說起有這樣的一回事，他說他見到我這篇文章，他很同意於篇中的主張，他並且知道這篇文章被檢查員扣去，他很嘆息國民黨的檢查員之無政治常識，同時又得着友人李宗三的來信，知道我那篇文章確為檢查員所扣，那時牟氏是在再生雜誌社。

說到這里，便得講到我那篇文章的內容了。我寫那篇文章在抗戰期中，所以主要的目的在求如何加強抗戰的力量，我以為抗戰的力量而要達到必勝的程度只有設法把美英俄三國一齊拉過來同時攻打日本。那時太平洋戰爭還未起來，英美對我國的援助還不多，俄國雖有些援助，但不能不保留更多的力量以防禦德國，不過我在那時已經看到必須能做到英蘇美法形成一體聯合陣線，以全力來對付法西斯的三個國家，方有勝算，這個大勢雖必須各方自動而趨以造成，但中國為了自身的急迫起見必須設法促其促成，即促其速成。尤其不可因為中國的處置不當而反把這個大聯合的趨勢阻礙了，或生了一些故障。我在那時已早看到英美與蘇聯是兩個不同主義的國家，彼此都有猜疑，都有不放心。關於援助中國一點上亦各懷着滿腹疑心，即蘇聯如果多援助中國，便會引起英美的不放心，疑心蘇聯要赤化中國，英美如果多援助中國亦會引起蘇聯的恐懼，怕中國從此變為資本主義的及蘇聯基地。在這樣的情形，中國很難望得到雙方大量的援助，而中國要戰勝却又必須得雙方的大量援助，僅得一方面終還有些不够，因此我主張必先設法祛除他們雙方的不放心，這却不是空口說話所能為功的，必須有實際的狀態做出來，而這個實際狀態又只能求之於內政上，於是我把國際方面的外交與國內方面的政制治於一爐以求解決，庶幾可以一舉而得兩益。詳言之，即中國必須於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制，雖名為政治制度當然亦包括經濟教育以及全體文化在內，自不待言。這個中間性的政制在實際上就是調和他們兩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

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從消極方面來說，即採取民主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同時採取社會主義而不要無產專政的革命，我們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鬥爭，不要放任故不要資本家壟斷，不要鬥爭故不要階級鬥爭。這樣的一個新方案當然有待於詳細的研究與具體的製訂，不過不妨先把這樣的原則與方針揭示出來，作為立國之基礎。我相信果真這樣做成了以後，英美與蘇聯雙方都可放心。在英美看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雖在經濟方面偏於社會主義，而決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蘇聯的赤色集團，不足以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有任何的威脅，在蘇聯看中國雖採取民主主義，却並不建立於資本主義上，這樣的民主主義沒有反蘇性，他用不着害怕。既使得他們雙方都可放心了，同時中國自己再加強其反法西斯的作風，便可希望取得他們的大量援助。

這是我那篇文章的內容，我現在乃知道那篇文章所以被檢查扣了之故，原來國民黨始終沒有了解這一次世界大戰是民主與法西斯之爭。他們還想於戰後維持其一黨專政永久下去，所以不願意在那時使民主的言論在雜誌上登出。到了今天，國民黨雖有許多人亦口頭喊幾聲民主，然而就往事證之，乃知其實在出於萬不得已了。不過照我們的看法，却是全世界必趨於民主，這大勢力，是在好多年以前早已暗中決定了的。如果當權的國民黨能早看透了這個世界必然的趨勢而即在抗戰期中自動走上民主正軌，何等漂亮，何等光明！因此使我們不得不感覺中國人之政治的天才，總是不會在高尚的方面來發揮，只會向下流的方面去施展，可嘆，可嘆！

到了現在，事隔七八年之久，然而大概情形並沒有出乎我所估計之外，英美蘇確是聯合了。先在歐洲打倒德意，後來又在東亞，共同擊破我們的敵人日本。不過他們雖是成爲對法西斯攻擊的聯合陣線，但其自身上却依然有對立與摩擦的存在。我在當時的意思是想像由中國人的努力藉中國的力量使他們雙方減少摩擦與對立，不幸中國人既未覺悟，又不了解有此使命。這因是中國前途的損失，亦未嘗不是世界前途的一個不幸。老實說，爲中國幸福計，在國際方面亦是希望美蘇能澈底和諧，反之，如果希望以中國爲導火線，來引起美蘇破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這不但是中國的罪人，並且是人類的公敵。如果真有美蘇戰爭，中國首先此爲戰場，此作

一片焦土，原子彈的試驗所便是中國了。所以真正希望第三次大戰的人決不會是中國人。因戰爭起後能得着好處的只有德國與日本，他們可以乘機再起。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凡希望美蘇開戰的都是法西斯餘孽，最可痛心的是中國人竟有一小部分不免有此妄想，這一部分人完全是由於自私，而乃始有此種心思，直可說是愚昧，並無何等理性上的根據，我們對之只是可憐，不必與較。

以上是說資本與共產兩主義之中間，現在請講一講國共兩黨之中間。這一點却是我那篇文章所未提到的，故現在要討論一下。姑假定國民黨爲右，共產黨爲左，我們決不是主張不要他們，只由中間者來主持，乃是要把他們中間者稍稍拉到右轉；偏左者稍稍拉到左轉，在這樣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國得到一個和諧與團結。並由團結得到統一。我們在國共中間的人甯願作一個調和的媒介，並不希望分得一些甚麼。具體來說，國民黨雖沒有明白主張資本主義，但現在的官僚資本的實況却是國民黨一手造成，這是誰亦不能否認的。至於共產黨用鬥爭的方法來平分土地，當然不能不說是過左的舉動；我們既不贊成官僚資本，亦不贊成這種報復性的土地政策，我們主張應當有一個全國適用的土地改革辦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實現。我們同時主張根本剷除官僚資本，務使工商業依國家所定的全盤計劃得由個人努力以發展之。這便是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我們以極誠懇尊重的態度來勸國民黨，謂其拋棄那個偏右的作風來稍稍轉向中間，同時亦以極觀察極虛心的態度來勸共產黨，請其把一些過火的地方與所謂幼稚病都矯正過來，而亦轉向於中間的一條道路，所以我們一百二十分贊成聯合政府，但我們却以爲聯合政府必須建立於共同綱領之上，這個共同綱領，就是具有中間性的，因爲各黨所共同承認的綱領必是由於彼此協商，互相讓步，而得着一個折衷與調和，凡具有調和性的無不是屬於中間一類，所以所謂中間性的路線乃是要各黨共同來走，並不是由我們國共以外的第三者單獨來走，須知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並無第二條道路。這真是康莊大道，我願全國人士澈底了解非走這條路不可之意。

這條唯一的路可派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純粹英美式的，至於蘇聯式的，當更不必說了。

論左與右與中又補

白旭

陸機有言，「夏人尙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

我引這一段話，意在說明一切學說，一切系統，一切理論，都是起於補偏救弊。稍往深處說，一切學說，一切系統，一切理論，其本身須滿足一個邏輯條件，即不能自相矛盾。還有其他實質上的條件，現不具論。但是滿足了邏輯條件和實質條件的學說，系統，或理論，不都能補某一時之偏，救某一時之弊。這便等於說，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垂諸百世而不悖」的學說，系統，或理論，沒有能治百病的良藥。也沒有可廢的學說，系統，或理論，假如牠本身具備了必須的邏輯條件，和必須具備的實質條件。因為是藥便都有用。牠不能治今天的大寒，或許能治明天的大熱。因為今天不發熱，便把這味藥棄掉，人類雖愚蠢，尙未至於如此之極也。因為這味藥名貴，今天雖沒有得發熱的病，也便把牠吞下去。人類雖愚蠢，亦不應至於如此之極也。

我在論左與右與中裏說過這樣一段話：

「絕對的中是屬於純理的境界。理之所有者，不必便為事之所有。是以即使窮察以求中道，其所得者，未必便是不折不扣的中道。往往不是

偏於右，便是偏於左」。

有高明的讀者對此說不滿。其實平心思之，此說無可議。絕對的中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人類的歷史是一個動的過程。在動的過程中，祇有左與右，何處有中？何時有中？其實動亦無可議，不過動必有動的規律，不合規律，則人類將陷於痛苦。右的太右，左的太左，即不合規律之謂，即今天的中國之謂。筆者雖提出「中」字，豈真希望動的過程可以使之靜止哉？不過希望右的不太右，左的不太左，希望能有合乎規律的動而已。如動的過程真可以使之靜止，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高明的讀者試將此意質諸深明易理的陳立夫先生，定不以愚言為河漢也。

筆者雖談中，而所站的位置實是中間偏左，此點又為高明的讀者所不滿。愚意以為絕對的中既不可見。然則中於何處求？愚意以為求中當求之左與右。按左與右而求中，天下那裏有這樣一個死板無權的中？然則筆者何以站在中間偏左，而不站在中間偏右？因為今天的現象，左的所以太左，是由於右的太右之故。後者是因，而前者是果。所以筆者在上文會說：「你不這樣右，他便不那樣左了。你稍為左一點，他也便稍為右一點了」。治病者必省察致病之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豈有是處？該讀者徒有見於共產黨之違

乎常態，而不見於此皆國民黨昏暴無能之黑暗政治有以育成之，激成之。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所謂「高俸來，而正八人來矣」。一百八人既來，欲望其事皆中而平，合乎軌轍，豈非大笑話乎？是以筆者立論，其所選擇的地位是中間偏左。一方面，欲以冀君心之一悟，俗之一改；一方面，代一百八人稍稍宣洩其抑鬱不平之氣，希望吃醉了酒的人酒可以醒得快一點。筆者無所求。嘗之為尾巴，出語無分，甚不可也。筆者和他的高明的讀者都希望中國能走上一條比較近乎中道的生路。如果中國能走上一條比較近乎中道的生路，不得不有待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國共不斷裂，合作組織聯合政府，則靈山即在眼前。中道即在眼前。筆者和他的高明的讀者，所謂「公等碌碌，不足數也」。

「理有，事有」，雖宋儒之陳言，亦現代西哲之通說。此等問題不應引起辯論也。拙文向無讀者，得一知己，細加抽繹，甚感。且對我有進而教之之意，敬謝。更有一點不得不敬告高明的讀者，即我非國社黨人。張君勳先生並不以為惟有國社黨人才能在再生上發表文字，此高明的讀者所當知也。

再 生

每逢星期六出版
實售國幣四百元

主編者 再生社
發行者 再生社

發行所 再生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九號三樓

印刷者 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結實路六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

日 本 憲 法 諸 問 題

• 人北侯 •

日本幣原內閣於本年三月六日公布日本憲法要綱，四月十七日公布新憲法草案全文，以資各方面研究討論，並準備向下屆國會提出。此項要綱及草案與公布前松本國務大臣所擬之草案內容完全不同，松本氏所擬者之內容極端保守。故要綱及草案發表後，日本社會人士多表驚訝。

日本原有之憲法，計有七章七十六條，計：
第一章 天皇 (一一—一七條)
第二章 臣民權利義務 (十八—三二條)
第三章 帝國會議 (三三—五四條)
第四章 國務大臣及樞密顧問 (五五—五六條)
第五章 司法 (五七—六一條)
第六章 會計 (六二—七二條)
第七章 補則 (七三—七六條)

此次公布之新憲法要綱為十一章九十六條。至於憲法草案全文，則改為十一章一百條，即較舊憲法增加四章二十四條，較新憲法要綱增加五條，其章條要點如下：

第一章 天皇 (一一—一八條)
第二章 放棄戰爭 (九 條)
第三章 國民權利義務 (一〇—三六條)
第四章 國會 (三七—六〇條)

第五章 內閣 (六一—七一條)
第六章 司法 (七二—七八條)
第七章 財政 (七九—八七條)
第八章 地方自治 (八八—九一條)
第九章 改正 (九二—九三條)
第十章 最高法規 (九三—九五條)
第十一章 補則 (九六—一百條)

此項新憲法草案條文，較憲法要綱增多之五條，其(一)為九十六條之規定憲法實施日期。(二)為九十七條之規定華族只承認其本人生存中為華族，其子孫不得延嗣。(三)(四)為九十八條及九十九條規定參議院之經過規定。(五)第一百條規定憲法實施與現在國務大臣、議員、裁判官及公務員之地位等問題。至於各章與憲法要綱不同之點，大致如下：

一、第一章天皇對國務事項內增加「認證批准書及其他法律所定之外交文書」(第七條)一語。第三條及第七條，原為「經內閣之補助贊同」，草案改為「經內閣之補佐與同意」。
二、第二章及第三章僅改條文之次序。並將文字改為語體。
三、第四章國會恐因衆議院解散而停止其活動，故在緊急時，承認參議院之緊急集會。(五十條)在憲法要綱上不承認秘密會，憲法草案上則改為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數之議決時，得開秘密會。(五十三條)五十七條中「國會之協贊」改為「國會之同意」。

四、第五章六十三條國會指名首相時，衆議院指名後二十日內，參議院不議決指名時，(但扣住休會期間)即以衆議院之議決為國會之議決。

五、第六章裁判官之停年退休，改由法律規定，不由憲法明定為滿七十歲，使有彈性。
六、第七章原名會計，改稱財政。
七、第八、九、十章僅從新編條文，並無變更。
八、第十一章新訂定憲法實施日期，及華族制度。

二

此項新憲法草案公布後，正當日本戰敗後政潮澎湃，政黨活躍的時期，故對此憲法草案所持之見解，各有不同。日本進步黨及自由黨全面支持這個草案，尤其對於維新天皇制一項，更表無限滿意。日本的進步黨和自由黨多為舊政友會的人士，也多為戰時日本的大部官員，他們極力誇稱在憲法中已制定了「放棄戰爭」，以掩飾憲法條文上之反動因素，這些陰謀，日本的一部分人士已經清清楚楚的指出。日本社會黨對新憲草的批評，大致可分為四項：

一 對規定天皇不負政治責任一項，表示同意。但感天皇大權事項過多，龐大量削減，加諸限制。
二 議會開會期無明確之規定，應以不休會為原則，使國會能盡其職責。
三 參議院之構成及其性格欠明確，並主張參議院應為職能代表。
四 對於一代華族制度之保留規定，認為不澈底。
日本協同黨之意見，認為此項草案與該黨之

主張一致，故無條件支持，但對參議院之構成，應依下列二原則：(一)參議院依職能代表制組織之。(二)付與天皇以否決權，並付與國民投票，以防止多數黨之操縱。此外對司法官之不由參議院任命一項，主張應考慮其他方法，以保持司法權之獨立。

至於日本共產黨對此新憲法草案之批評，則較詳細，其意見可以納為下列各項：

一 幣原內閣為天皇制之政府，故想保留天皇之封建勢力及主權，但受國內國外之情勢所迫，而放棄其最初之保守性憲法，而由此較進步之憲法。

二 憲法制定之期過早，蓋一國憲法之制定，應在該國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達成其變化之後，始能保障其社會更進一步之發展。現在日本，民主主義方在抬頭，一般社會仍受天皇制及官僚之束縛與妨害，實非急於制憲之時。

三 本憲法草案，仍非民主憲法，其形式與內容仍為欲定憲法，因無主權在民之制憲。

四 憲章第一保及第二保，在本質上說，仍為軍國主義所利用之「萬世一系之天皇神聖說」。在思想上與政治上完全不符合波茨坦宣言之要求。

五 「放棄戰爭」，雖明文規定於條文上為創舉，但僅依條文不能防止戰爭乃為可能事實。如不將軍國主義賴以存在發展之根基之根基加以剷除，則可能於數年後，軍國主義者仍將再發動戰爭。

六 國民之權利，應詳細具體加以規定，如對抑壓人民自由之獨佔資本，亦無明確之明文加以限制。如皇室財產應加以沒收充公，用以安定民生，亦無規定。更應立即取消華族制度。

七 應取消參議院，國會無須採用兩院制度，以免保留官僚財閥地主之特權。人民選舉權應降低，至十八歲以上男女俱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八 內閣總理大臣不應仍由天皇任命，天皇任命首相則證明主權依然在於天皇。閣僚不由國會選任，則仍可使官僚財閥有操縱政府之機會。(草案為閣僚經國會同意由首相任命。)

九 日本共產黨人士見於憲草有以上種種之缺點，乃主張在憲法中明定左列各項：

一 澈底廢除天皇制度。

二 明確規定主權在民，並以一院制之民主議會為基幹，樹立「共和政府」。

三 行使主權之人民，對政府應有解任權。

四 應具體規定工農，及勞苦大眾之人民權利。

五 侵害右列各種權利者，應受人民裁判處罰之。

三

上面是日本各政黨對日本新憲草之種種不同意見和主張。日本一部份學者，對此項憲草，也多有論列和指責。且有根本反對此項憲草產生之方式者。國家制定憲法，應由特別選舉產生之憲法會議來審議決定，而不應由特別議會制憲，議會制憲，無異於一黨制憲或政府制憲，而非全民制憲，平野義太郎教授即持此種主張之一人。杉森孝次郎氏也同樣主張制憲應開「憲法會議」，使民間及憲法專家參加，不應任諸特別議會制憲。同時並提出再建日本之當前三大急切任務。第一、必須急速建立和平主義之新日本經濟。第二、必須急速建設和平主義之新日本政治。第三、必須急速建設和平主義之新日本科學。但新憲法草案中，並未包括此三種任務，使其能圓滿發展。此外新憲法草案對應解決之三個主要問題，應給與具體之解決如天皇問題。戰爭放棄問題，基本民權之內容及其保障問題。

憲法學者鈴木茂三郎之批評謂：第一、民主主義之要素，應包括左列各點：

(一) 澈底實現自由平等。

(二) 澈底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之民主。

(三) 現代社會之主體在於農工，並不在於資本家地主。

故新憲法草案應保證上列三點之實現，則民主政治方能實現於日本，此外並應包括「元首民選」，「大臣裁判官之民選」。第二、憲草中對工農勞働大眾之利益及保護，欠明確具體之規定。

第三、新憲法中應明白規定財閥資本及地主之土地所有權之限制。第四、新憲法中應規定基本產業之國有，並限制佃租。第五、新憲法應規定「天皇之世襲，須經國會承認」。第六、新憲法應設立「國民投票制度」。依國民投票解任內閣總理，或解散國會。第七、新國會應為一院制之

國會。

上面列舉的三位學者的意見，可為一般之代表，對新憲草之指責與批評，也可謂詳盡。此外尚有東京帝大教授官澤俊義氏對憲法中「國會為國權之最高機關，為國家之唯一立法機關」(三七條)之規定，言其缺欠明確。杉村章三郎教授之主張立法權優越性，制定防止專制之規範。我妻榮教授之要求「身分法」之全般的改正，使日本國民從「家」之束縛中解放。並國家必須充分保障勞動階級。東北帝大教授木村顯二氏主張尊重基本人權，明確制定禁止拷問，肉刑之條文。

此外，東京之「朝日新聞」一再呼籲，謂新憲法案對下列各項問題未加詳細檢討，必須注意。即(一)天皇之否決權問題。(二)國會與內閣之關係問題。(三)兩院之權能問題。(四)參議院之組織及運用問題。(五)國民之權利義務問題。(六)國民之經濟生活問題等等。

四

綜觀上面所說，不外是日本各政黨及一般學者對新憲草之意見與批評。日本之舊憲法為天皇神聖說之極端封建式之一部憲法，數十年來日本國民受制於該法之下，軍閥利用該法發動戰爭，官僚利用該法實行獨裁，以致造成日本投降前之瘋狂社會現象。今一旦公佈此較進步之憲法，一般國民均表欣慰，但經憲法專家之研究後，日本國民又有所警惕。根據上項各段所述，新憲法案問題檢討之焦點，不外下列各點：

一 制定憲法之方式問題

(一) 前幣原內閣主張由行將召開之第九十

屆臨時議會實行制憲。麥帥總部亦傾向此種主張。

(二) 召開憲法會議，另行制憲，社會黨，共產黨均作此主張，但社會黨並不堅持。學界及新聞界則多堅持主張。

二 天皇問題

(一) 天皇制存廢問題

1. 自由黨、進步黨、協同黨主張存留。

2. 社會黨及學界新聞界之一部分人士主張有條件存留，澈底限制其權限。

3. 共產黨及學界一部人士，堅持主張廢止。

1. 主張存留一部分。

2. 主張全部沒收充公。

(三) 皇族及貴族制度

1. 主張一代華族制。

2. 主張全廢華族制。

3. 主張保留現存者，將來不再增加。

三 議會制度問題

(一) 一院制與兩院制問題。

(二) 國會與內閣之關係。

(三) 元首、首相、裁判官之民選問題。

(四) 國民投票制度問題。

四 基本民權問題

(一) 財閥資本及地主之土地所有權限制問題。

(二) 人民裁判權問題。

(三) 工農及勞動大眾之利益保護問題。

五 戰爭放棄問題

(一) 放棄戰爭之國際性問題。

(二) 放棄戰爭之可能性，與憲法之適應問題。

上列五項為目前日本憲法爭論之焦點。現有一部分人士主張制憲從緩，待當前急待解決之緊急問題解決後，再行制憲。此實為日本之所需，至於遠東委員會對此項憲草，並未作全面之支持。現幣原內閣已倒，日本政局正在微妙發展中，制憲之問題仍在醞釀。(三五年六月十七日)

集會自由的實質

和平集會的權利是一種人類傳統的權利，英美法律從沒有懷疑過這種權利的存在。因為：自從有歷史以來，人類就按照各種理由來進行集會和團體。在英國，這種權利被認為是不成文憲法中的一部份，而在一般的法律上，集會的權利也被認為是一種明白的權利。

美國注意集會自由，是從憲法的第一項增訂條文開始的：那增訂的條文說：「國會不可制訂法律來剝削人民和平集會的權利，和人民請求政府糾正不平的權利。」

美國的最高法院宣佈過說：「除非是觸犯作為一切人民與政治規章基礎的主要的自由與公正的原則，否則，這種(集會的)自由就不可予以否認。那些人民和政治的規章，都包含在第十四條憲法增訂條文之中。」

美國的首席法官懷特曾證明明白地解釋過集會的權利，他說：「人民和平地集會而向政府請願，請求政府糾正不公平事件或者其他有關政府權力與責任的權利，乃是神聖的公民資格，這種權利，是受憲美國政府的保護和保證的。根據共和國政府理想，政府應該使公民具有和平地集會，以及商討一切公共事務的權利，也應該具有請求政府糾正不平的權利。」

國內時事分析 是否履行「政治解決」諾言的考驗

殺生

光陰如箭，十五天的停戰，轉瞬間就到了期限。在這十五天中，全國老百姓，尤其是智識份子，大家對國事都在關心着，焦急着，有的悲觀，有的樂觀，有的不悲觀亦不樂觀，這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緊要的關鍵。老百姓豈有贊成結果總是他們倒臺的「打」的道理，而在民主國家中，老百姓的意見是相當被尊重的，但是我們中國迄今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和」或「戰」，民意似乎不能左右它，而操縱在兩黨的手裏，甚而是在一兩個人的手裏。國共之間，雖有戰事，但究竟是一個政治問題。蔣主席曾經說過，「政府盡其力量，以求得政治問題的解決」。政治問題的解決，當然應該用政治方法，至於「討伐」決不是政治方法，我們希望蔣主席「盡其力量」外，還要「盡其在我」，決不再用武力！

周恩來於九日，就是十五天停戰的第三天，由延安飛返南京。他當然已經帶來了和毛澤東及中共其他重要領袖商討後的對策。中共的對策如何，他雖沒有明說，但他在下機時，曾說：「我們將從事談判」。

十日晨十時，周恩來訪馬歇爾特使，提出中共的商談方案。馬特使即於午後三時訪蔣主席，就中共方案作詳盡的研商。馬特使即於午後四時派北平執行部鐵道管理科長希爾上校訪周恩來。

商談恢復交通的具體辦法。晚八時周恩來往訪交通部長俞大維，商談一小時餘。從十日的政治動態中，我們可以見出，十五天的談判，可能先單獨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而不牽涉政治問題。至於馬歇爾特使似乎感覺到國共兩方新仇舊恨太深，一時不容易融洽，所以他認為商談應先從具體問題入手，求一二問題的先解決，以提高國共雙方互信。所謂一二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恢復交通，而政府方面對恢復交通的要求，亦最為急迫。

「一面談，一面打」，好像是成了中國政治上的道德規範。中宣部長彭學沛於十一日招待記者稱：「蔣主席已經宣佈停止東北軍事行動十五天，讓共產黨方面拿出誠意，迅速解決停止衝突恢復交通整編統編的迫切問題。……而共產黨軍隊竟在停止軍事行動期間，在山東發動大規模攻勢。……這樣的談判可以有結果嗎？希望共軍方面切實反省，不要東北停戰，山東開戰，使人民遭受犧牲，友邦感覺失望」。據同日國防部發言人發表談話稱，東北方面，亦並未停戰。共軍仍在進攻，「共軍自本月七日以後的行動，並未因停戰命令而稍戢。……共軍於東北停戰命令生效後三小時，分向國軍防地發動猛烈攻勢。計：（一）永吉東拉法國軍，七日晚被由國軍鐵路竄來共軍包圍猛攻，老爺嶺鐵道被破壞，（二）

陽下之共軍由樺樹縣向五鬮樹陶賴昭東北約二十公里國軍猛攻，（三）農安西北三十公里法拉海附近，共軍猛攻國軍，（四）西安東南之渭津河口鐵橋，被共軍破壞，（五）八日晚共軍由沙澗河子向海城東南吳城子及前後馬風屯等地之國軍攻擊。」豈止東北山東而已，據國防部發言人稱，在河北山西方面，共軍也有進攻的情形。可是，據新華社的消息，謂政府軍於七日前開始進攻中共江北皖東區，由水口及豫縣出動，並繼向天長進攻中，並謂政府此次軍事行動，顯係早有計劃。究竟誰攻誰？在宣傳戰爭未「停戰」前，我們簡直不想再看報了！

十二日，東北半月停戰的第六天，和平商談雖略有頭緒，但仍無大進展，各地戰報紛紛傳來，馬特使於本日晨邀周恩來會談，對於大局表示焦慮，並表示決按蔣主席命令中所規定三事逐項個別解決。北平執行部主任白魯德少將應馬特使之電邀，由平來京，協助擬訂東北停戰方案。關於恢復交通商談，決由周恩來與俞大維直接商談解決，而由平執行部鐵道科長希爾參與。馬特使與周恩來商談後，又督謁蔣主席商談。

政府口口聲聲說，政府的忍讓有一定限度，政府雖否認了杜聿明的取消東北半月停戰協定，但據政府某要人談，「拖」不如「戰」。同時據熟悉內情方面的人士稱，政府此次對商談的態度，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一）軍事接收東北主權，（二）東北與關內，應該分開，（三）先解決軍事及具體問題，再談政治問題，（四）關於政治問題，希望其他黨派提出名單，參加政府，自然一切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政府方面這種態度，可從中宣部長招待外國記者席上所宣佈的，見出一二。中宣部長認為共黨方面所說政府於停止衝突命令發出後，在中國東部開始大規模攻擊，乃共產黨宣傳的老辦法，即以其自己所作的惡行，反栽於對方。實際上何方發動攻勢，極易證明。在六月七日前，拉法與德州原在政府軍手中，而現在則在共軍手中。六月九日共軍炸毀魯蘇邊境運河上的韓莊大橋。共軍正在集中軍隊，企圖進攻濟南，青島。共軍之策略，顯係利用此十五日的休戰期間，儘量佔領城市。……此種作風，令人想起來酒三郎在華盛頓的使命。共軍必須撤退其在六月七日以後所佔的城市，並迅速恢復其所破壞的交通路線，方能去談判的極大障礙。關於政府與共黨間的談判，中宣部長認為近來談判的中心問題，為如何保證一切協定迅速有效的實施，而避免如過去的拖延，因此政府堅持美方代表必須有仲裁的權力，如無此種仲裁，則一切協定將徒託空言，永難實現，但共黨在周恩來從延安返京後仍拒絕此種建議之拒絕的理由，據一般猜測，一是中國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二是頗懷疑政府何以如此自動提出，三是頗懷疑美國的國策。——作者註。

外國記者問：三人會議將解決政治糾紛，抑僅於軍事衝突乎？中宣部長答稱：「十五日間必須解決三項最切實的問題，即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及整編編軍隊，此等問題解決之後，其他政治問題不難迎刃而解，而況大部份已經政治協商會解決。」

接收東北，恢復交通，整編統編軍隊，馬特使仲裁權，共方破壞協定等等，政府方面雖振振

有詞，但中共方面亦未嘗沒有他們的說法。十四日中共代表團，在南京所發表的對時局談話，最為詳細，茲略述於下，以供讀者參考：

關於東北問題，中共認為不應與全國問題分開，他們主張「應和全國問題一樣用政治協商方法解決」。

對於政府接收東北主權，中共對於「主權」一說，表示異議，「其實只有容許外國在華駐軍，外輪在中國內河航行等等，才會發生主權問題。如對中國人民的地方政府及其武裝而強調接收主權問題，除掉為着製造內戰藉口外，別無意義」。

關於拉法，休戰第五日（十一日）杜聿明限共軍於十二日下午十二時退出，否則將破約採取行動，所以關於拉法「係雙方對戰，國民黨東北軍事當局却故意渲染這件事，以製造破約的藉口」。這些顯然不是休戰以求和平，而係爭取時期，進行休養，等待增援，以謀再戰。

關於關內衝突問題，中共指責「國民黨當局不斷的破壞自己親手簽訂的停戰協定」，並舉出國民黨軍隊自一月十日停戰協定起，向關內各解放區平津山東北山西中原地區的進攻以及國民黨軍隊的調動，修築碉堡，阻礙交通，利用日軍俘虜等等情形。

關於時局的危機，中共認為是「因為中國的好戰份子從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正把中國一步一步引上極端危險的內戰道路上去」，「採取了準備擴大內戰的錯誤政策，企圖以「揚湯止沸」「抱薪救火」的方法，解救自己的困難，因此必然更加深了時局的危機」。

關於最近的談判，中共雖對「最後通牒式」文件，表示「十分遺憾」，但是凡有一線和平希望，決不放棄爭取機會，無論在中央在地方，凡有和平商談的可能，不但不拒絕參加，而且要推動其進一步的發展，為了促成真正和平，願就此次協商的秩序，實事求是按部就班的解決問題，以增強談判的信心與便利談判的進行。因此解決問題，可以一個一個解決，其範圍也可先易後難，使目前極端緊張的局勢，能夠轉向和緩，使暫時的休戰為合理的停戰。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結果是把中國這個家庭弄得不成樣子。上面中共方面的時局談話，雖國民黨方面不免認為「一派胡言」，但我們從之可以見出中共對此次商談的態度，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一）無條件停戰，（二）東北關內不分開，軍事問題政治問題須同時進行解決，（三）不放棄和平的任何機會，何嘗不可以一個一個或先易後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政府，中共，馬歇爾間的距離，何嘗沒有可以接頭的地方，所以據十四日報紙報導，和平商談雖為沉悶，但前途尚不致令人絕望。共軍正規軍隊退出拉法，中共負責人保證絕不進攻濟南青島兩地，以避形勢惡化至不可收拾地步（據中共方面稱濟南青島的攻勢乃為了「自衛」），這不論如何是一個可喜的消息。關於東北停戰協定，正在起草中。關於恢復交通，據傳雙方都有誠意。關於東北執行小組的協定，已先簽字，東北調處工作將立即開始，以儘速撲滅目前前在東北各地戰火。關於整編軍隊，正在協議中。在這短促的十天中，欲想解決一切問題，似乎是不可能，先

國外時事分析

從君主轉向共和的義大利

蘇生

義大利於六月二日舉行全國人民投票，決定君主政體存廢問題，並選舉制憲會議代表五百六十六人，以起草義國新憲法。這是義大利二十一年來的第一次普選，墨梭利尼的專制使義大利退化了，所以在選舉中，雖然沒有發生什麼嚴重事件，但略有糾紛，且由於投票人和投票站站長的缺乏經驗，投票進行得很慢。投票的結果，據義大利內政部公佈，關於政體，擁護共和政體者計一二一八二八五票，擁護君主政體者一〇三六二七〇九票，關於制憲會議代表，計在三萬五千二百三十六區中，計算三萬零四十六區所投的票數，天主教民主黨得七六六八四票，社會黨四六〇六五〇九票，共產黨四〇〇四七四一票。（議席分配，天主教民主黨二〇二席，社會黨一一八席，共產黨一〇八席，其他屬全國民主同盟，人民黨，共和黨，保王黨等。）換句話說，義大利人民把薩伏伊王朝推翻了，義大利未來的政治發展，走向了穩健之路，美國許多觀察家甚而以爲天主教民主黨在義大利新制憲會議內的勝利，乃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對共產主義的勝利。不過，法西斯主義的心理在義大利尚未肅清，而義大利的共產黨不可否認的具有相當的政治力量，義大利政治今後是否穩定，這次選舉結果是否更加深世界兩大壘壘的裂痕，我們還要看以後的發展情形。

但義大利人民揚棄了民主制度，而採取共和，總是值得舉世慶賀的事。薩伏伊王朝，義大利人民是不能不加以譴責的。愛麥虞限雖然沒有能力抵抗墨梭利尼，但是他可以去位，表示反對，不必緊緊的抓住王冕，背叛人民，依附這批法西斯暴徒。當墨梭利尼準備世界大侵略的時候，他不但加以默許，並且還具有野心。雖然愛麥虞限未嘗沒有替自己辯護的理由，但是義大利人民是不能原諒他的。（愛麥虞限已於上月赴埃及）。繼承他的今王恩伯圖二世（在位僅二十六日），也未見得毫無污點，他於一九四〇年會率領軍隊侵略法國，向法國背後放了一支冷箭，所以左派對他猛烈攻擊，法國當然也十分討厭他。

這次選舉，他會頒發詔令，以投票爲應盡的義務，所以他自己在羅馬親自投票。這我們不能不稱讚他還有一些風度。但是等到投票結果公佈之後，他却不免顯出懸崖的醜態。各地保王黨亦紛紛起而肇事。六月七日那不勒斯城約有保王黨四百餘人整隊遊行，至該城憲兵司令部，企圖解除憲兵武裝，且有保王黨人一名投擲手榴彈，憲兵亦居高臨下開鎗射擊，將保王黨人驅散，該城郊外人民以王室的傾覆，歸咎於教士，致有虐待教士情事。羅馬城中部亦發生事件，義軍遂包圍恩伯圖的王宮，以查嚴密保護。至十一日形勢

分別的，一個一個的，先易後難的，按照馬歇爾的美國方式來解決，也未嘗不是一個辦法。「一個碗不響」，關內外的戰事，決非一方而所能造成，而應由兩方面共同負責，目前兩方面所亟需的是建立互信，先由十五天的停戰變成爲長期停戰，在沒有火藥氣味的和諧空氣，再來談整個問題。軍事政治本來是整個問題的兩面，應該同時進行或配合解決，但爲了達到長期停戰這目的，亦何嘗不可暫時零零碎碎的分別的先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

國人對於國共兩方的糾纏不清，感覺嫌惡疲倦，所以對於第三方面寄以極大的希望。第一，中國事還是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第二，在國共之間實需要有三者出來說幾句公平話，或是代表老百姓說幾句老百姓的話。所謂第三者是指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雖有人挑撥離間的說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尾巴，青年黨是國民黨的尾巴，甚至說民主同盟中有所謂公正派，但是我們不可否認，中國確是有第三者的存在，並且確是起了作用。他們於十五日又齊集南京，準備與馬歇爾一致努力促進和平實現。

這裏，我們可以順便說一說馬特使。馬特使個人的公正誠懇，任何方面都沒有批評過，但是馬特使的所作所爲，決不能超過美國的國策。美國的國策是什麼？擬另文討論，不在這裏詳說。但在世界兩個壘壘的形勢下，美國對我們中國的一番好意，難免不會引起另一個壘壘的猜疑。中國問題的徹底解決，似乎還要看美蘇的對立能否消除？這個世界是否是「一個世界」，還是「兩個世界」？我們中國自己能否尋出一個平衡之道的自己的出路？

來，並說：「長槍會主義並不是法西斯主義，而是生活的一種特殊的方法」。像佛朗哥這樣的人，本是善於隨風使舵和投機取巧。他只是爲了他一己的私利，本可以無原則的無所不爲，那裏會顧到國家的前途和立國之道！

期一待一蘇一聯

林賽著
國超譯

「與其辦不妥，還不如不解決。」這是美國今日國際政策的原則；但是牠並不含有美國不能讓步的意思。在這原則之下很多意見的差異也還有調整的餘地；牠的意思就是說美國覺得現在不必再爲達到結果而讓步了。

在戰爭期間，妥協是第一大前提。而其表現於對俄交涉的結果則是不公道的。我們所讓出去的多而拿進去的少，在俄國人不能遵守諾言之後相差尤大。

外長會議第一次開會時，貝爾納斯外長起先是很能自持的；但是到會議決裂，一陷入僵局，他就到莫斯科去了。在那邊，他就吃了虧，也沒吃多大的虧；可是美國報紙，國會，以及白宮對這一件事的反響，都壞得使他又堅定起來。

杜魯門的私人參謀長李海上將，參院幾個最有力的議員，和杜魯門總統自己所給他的刺激的使用處是讓貝爾納斯對俄國人堅定些。雖然他有妥協的天性，但是對於這種指導，他是不可反對的。而最要緊的就是如此決定的是杜魯門，在歷來

他現在保有七十萬軍隊，他組織有長槍會，可以說都是他的死黨。他不愧是一個獨裁！這樣一個不民主的政權存在世界上，實在是全體人類的一個極大的恥辱，更何況全世界都民主之後，才能够保得永久的和平！

他所有的決斷之中，這是最重大之一。

這種決定從多方面看都是十分大膽的。因爲戰後人民心理以及國會態度把外交政策限制住了；先是歐洲駐軍輕率的撤退和復員，幾乎使全部軍隊爲之瓦解。其後因爲不立即擴充選拔工作（Selective Service）而失去維持一支最低限度的軍隊的機會，又加上否決普遍軍事訓練案。再其次是對英貸款的一再延誤和至今對於這件事的躊躇不決。最後又是國內一片騷擾和經濟混亂，使得全世界人不相信我們有能力能够治理國內的事務。

任何國家要是本質沒有我們這麼強，這樣的一個大錯或疏忽都會造成大禍。毫無問題地這些錯誤把我們在世界上的勢力減小了，也許他們還醞釀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外交家在曉得能隨時入伍的後備軍爲數極少，而且國內人民之態度似乎隨便國事有什麼變化他們都不來過問的時候；他們的心願應該與士兵一樣的果敢才能堅定不移。

杜魯門對於美國有不變的信念，對於持久和平之形成又有極強的決心。他對於拼拼湊湊的停戰並不發生興趣，要緊的是和平必須持久。他相信美國比俄國更能持久。這種信念一部份是以我們的經濟力量爲根據，一部份是因爲他相信我們的政治思想和方法對大數人比共產主義更中聽，更有引力。

這個結論是有很多證據支持的。俄國雖然在國外有二百萬軍隊，但是他們的行爲似乎表示他們極度感到不安全。這一定是因爲他們曉得在每個附庸國家裏的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的人都是反對他們的。他們造成把歷來親俄的保加利亞變成激烈的恐俄份子的奇蹟。而且他們應該看出他們那種政策就要把他們所怕的英美密合陣線造成了。

貝爾納斯到巴黎去的原意不但要站得住，而且還要佔有領導地位。他也希望能有幾項協議。但是既經失敗了，他要把握狀確定，使之沒有被疑的可能。他建議：（一）對奧國的和平處置，其第一步是把各國佔領軍人數減到每國一萬五千人，（二）四強廿五年聯盟，使德國沒有武備。（三）六月十五日召開歐洲全會，即使四強不能先期在對過去德國附庸國家的條件上獲得同意。這些建議都是富有建設性的。而每一個建議不是被俄國人破壞，就是藉口被推護掉了。此文出時——（五月中旬譯者註）——莫洛托夫似乎又有讓步的樣子。

也許堅持能使我們獲得利益；而且在俄國人深知美國事玉碎勿瓦全的態度之後，我們獲得的利益也許還要增多。

上次巴黎四國外長會議：狠話，驚魄！

美·新聞周刊
國 超譯

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中第一次使俄國人驚恐的事實，又在上星期巴黎外長會議中為俄國人痛苦的發現了——就是美國實是目前蘇聯最大的敵手。這個似乎是出乎意料的；因為莫斯科的本意，照史達林委員長對外國使節所說，是要和美國妥協而集中力量對付英國。

前此在盧森堡皇宮內的桌上所舉行的會議中，貝爾納斯國務卿與莫洛托夫外長已經有過多枚強烈的舌戰。情報比過去任何會議都充足的新聞記者們每天報導「不同意」。但即使這種正式的討論也不能像那次私人宴會那樣可以反映出美蘇之間差異之深。

照道理那天應該是一個愉快的社交場合！貝爾納斯被邀在莫洛托夫的旅寓中私宴。外次維新斯基和通譯巴夫洛夫夫參贊他們的主官。國務院克亨和彼倫隨着貝爾納斯。

席間莫洛托夫很客氣地提出說，這是打破僵局的時候了。蘇聯，他說，願意在賠款上讓步，義大利殖民地方面也願意重加調整。祇要貝爾納斯肯答應把特里斯特特南斯拉夫，會議就能成為顯赫的成功。

貝爾納斯的答覆則既出人意料又有力非常。「我們美國人，」他說「不大拿人民的自由來交換賠款或邊界線」。

莫洛托夫當時忘記了他主人的身份。他用兇狠的詞句責備貝爾納斯「打官腔」。他說：「美國在南美的每一個國家，在冰島，在埃及，以及在阿索爾羣島都駐有軍隊，而更有甚者就是我得你們預備在距蘇聯更近的伊期與土耳其得到根據地。」

人家是請了去的

貝爾納斯仍舊平心靜氣地說明了在南美，埃及，冰島，和阿索爾羣島的「駐軍」，每處不過幾百技師和工人在當地監督戰時設備之撤除。他說土耳其及伊期的美國根據地「詞根本出於幻想。其後他進一步將俄國在所佔領各個敵友國家中的軍隊的數量和性質加以詳盡的指敘。（最近權威估價如下：保加利亞與匈牙利各廿五萬，羅馬尼亞四十五萬，波蘭及奧大利各卅萬。）

「不錯，」莫洛托夫回稱「不過我們的軍隊無論駐紮何處總是受當地人民歡迎的。將領有盛宴招待，一在公眾前演說就有自動的歡呼。冰島人沒有替美國人設宴？何以你們的傀儡法西斯黨賽拉撒（Salandor）也要趕走你們在阿索爾的軍隊呢？」

「這也許有的」貝爾納斯靜靜的說：「但是在友邦的軍隊總是被地方政府請去，這可不是你能替紅軍誇口的吧！莫洛托夫先生。」

威士忌也出了毛病

貝爾納斯國務卿對莫洛托夫外長既說硬話又用幽默——可是效驗更少。某次美使館舉行雞尾酒會，他就建議：「我們最好每晚八點開會，而六點半先來個雞尾酒會，那也許會有許多事情大家都同意了」。莫洛托夫想了一刻，答道：「好。不過我覺得還是九點開會好。」

貝爾納斯在這時，就想勸這俄國人把他懷疑地看着的威士忌喝下去。

「為什麼你不喝了，俄國酒還兇得多呢？」

「不，不見得吧！」

「無論如何，昨天晚上是你叫我喝服特卡（Vodka）：至少你也該敬我一杯。」

莫洛托夫屈尊地唱了一口，貝爾納斯大為得意，說道：「你唱够了Bourbon酒之後，就背簽定草約了。」莫洛托夫真的乾了兩杯，又很豪爽的喝了香檳。

康納利議員是貝爾納斯的顧問之一，也開了莫洛托夫個玩笑；他向蘇聯通譯巴夫洛夫夫說，你們部長不會說「好」字的。巴夫洛夫夫失聲大笑，並且翻給莫洛托夫聽。他也笑了——但是並沒有說什麼。

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長會議上每說完一段話總要用俄文說一句「完了」，他的翻譯巴夫洛夫夫跟着用英文大叫「完了」，法國翻譯又加上一個尖叫「完了」（Fin）。上星期莫洛托夫講完了一

稿破壞貝爾納斯的建議的演說之後，貝文外長當時擔任着主席連忙加一句「完了嗎？」

貝文的問句很把會議的空氣表示了出來。那星期之初：許多事情發覺之壞似乎不能再壞了。但是慢慢的在盧森堡宮的議席上，事態又一天一天進展起來。

上星期一空氣異常黯淡，各外長都承認對義和約其幾個要點上的失敗——就是在賠款，殖民地，和最重要的特里斯特等問題上。所以星期二他們就放棄義大利而討論巴爾幹問題。很快地把它一項問題安頓了：就是把Transylvania由匈牙利割還羅馬尼亞。但這不過是把俄國人造成事實加以承認而已。談到其他巴爾幹問題時，四外長又不能同意了。

在這種局面下，貝爾納斯建議在六月十五日召開廿一國正式和平會議，雖然和約初步草案尚未同意。這是他絕望中的希望，他覺得四國所不能同意的，廿一國或能同意；而十七個「新鮮腦子」也許能在四個疲乏厭倦的人的僵住的地方獲得解決途徑。但是莫洛托夫祇願意有條件地贊助這意見，他要四強先有協議並且要能採察會場的趨向才答應；但是這話一說建議就等於零了。

所有問題中，最難於打破的莫過於特里斯特問題。沒有一個人能想出一條路來把特里斯特仍為義大利城市的堅定決心和俄國要把這個北亞得里亞的克(Adriatic)的戰略重港給予他的附庸南斯拉夫的定命相融合。整星期來莫洛托夫一直在設法造成私下交易。他用對於殖民地方面讓步的可能作魚餌在貝爾納斯和意首相 Aolde de Ga sporti面前斡旋。

後來到了五月十日他宣佈蘇俄願意放棄她獨佔的里波利委治權的要求，而那要求正是最受英國反對的。反之，蘇聯願意接授法國對於前義大利殖民地的折中建議；就是由聯合國委託義大利管理。這個讓步立刻造成議席上的樂觀空氣，但是它並沒有減少對蘇聯要求特里斯特的反對意見。

莫洛托夫公開表示對殖民地問題的妥協還有一個隱含的目的：就是要使英國難堪。貝文曾經提議普爾尼加和的黎波里的立即獨立；所以現在他不收回那次的提議而引起阿刺伯人的怒火，就要管管俄國搗亂會議的控訴。

重要性

蘇聯對義大利殖民地相當的讓步，使得對外長會議的樂觀態度復甦。不過這次讓步本身也就是產生前次會議中不協調的基本問題的討價還價所造成的。對於各種問題的讓步態度到了爭論特里斯特時更高升到最高峯。

特里斯特所以有此絕大重要性，一部份也是因為它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地位。亞得里亞的東海頂端的這個大港是由奧、捷、匈、南所來的海外貿易的重要孔道。南斯拉夫如佔有之，就能完成俄國在這一區裏的經濟霸權。此外特里斯特擁有很大的造船場，而且是利益遍過全球的銀行與保險公司的中心。

但是除此以外，特里斯特已經變成英美與蘇俄間的一種象徵。在這點上屈服對於兩方面都似乎是慕尼黑事件的重演。英美人拿特里斯特來做貝爾納斯國務卿和俄國人交涉要用「堅定與耐心

」的政策試金石。所以讓特里斯特給南斯拉夫在全部西歐，特別是義大利，會被認為英美無能的象徵。而後正在西歐衰微的共產主義就會重新得到力量。

這問題牽涉到蘇維埃的尊嚴，可能比英美更利害。俄國把特里斯特奪給南斯拉夫的能力是俄國的力量能否推廣及東歐為共產黨所統治的國家的範圍的考驗。貝爾格來得(Belgrade)的新聞周刊的記者將此種無限制的宣傳所造成的局面電告如下：

「差不多兩千個人，大部份是年青的，十五個人成一排在我窗下走過嚷着：『生命可以犧牲，決不放棄特里斯特！對，對，特里斯特！南斯拉夫的特里斯特！』這種情形幾星期甚至幾個月來屢見不鮮；但是近幾天來增加之多使它具有最嚴重的危機的雛形。那種熱烈的巴爾幹普遍政治恐懼感已經被激上這麼高，更嚴重的麻煩可能下星期就發生出來」。

特里斯特又表明了共產黨人至今不能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如何使國際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相配合。目前俄國人採用當地共產黨支持當地國家主義的妥協辦法。如此則南斯拉夫共產黨和義大利共產黨都要求特里斯特。德國共產黨要的是統一的國家；法國共產黨支持從德國分割魯爾及薩爾的政策。這種騙騙人民的權術的危險是不待言的。

老牌
補身治咳防癆劑

補力多

胃腸病之治本良藥

九福
酵母片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九福製藥公司出品
白克路三五〇號

金爵牌

網腋麻紗汗衫

精工質美 涼爽細潔

中國內衣工廠之創者

景綸廠出品

細線織成 柔軟耐用

大統
富綢被單

各大公司 均有出售

本期實售四百元

內政部准誌登記證警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〇七號